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一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楊系

通天臺賦

鄭叔齊

新開石巖記

武元衡

賀甘露表

賀連理棠樹合歡瓜白兔表

寒食謝賜新火及春衣表

謝賜新火及新茶表

議朝參官班序奏

請選舉限內仍朝參奏

請停忌日告陵并荐瓜果等使奏

請待制官於延英候對疏

劉商郎中集序

祭李吉甫文

韋貫之

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

趙需

諫復用盧杞爲饒州刺史疏

重論復用盧杞疏

常仲儒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王仲周

代杜司徒謝妻封邑表

代王尚書謝一子官狀

第二狀

端午進銀器衣服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四狀

降誕日進器物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四狀

奏度女道士無名尼等狀

奏姚季立妻充女道士狀

張賈

衡誠懸賦

天道運行成歲賦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一

楊系

系大歷中進士

通天臺賦

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爲韻

伊昔炎漢功高化洪樂率土之暨阜築通天而且崇初一
簣以發地終百尋以隱空構之以榱梓飾之以丹紅浮彩
外爍流光內融赫兮烜兮獨出煙雲之表壯矣麗矣迴標
天地之中柏梁不同井榦非匹勢岌嶷以山峙體曠曠而
景軼中窳窳窺入之者當晝而居昏上跂陵嶒登之者先

曙而觀日偃佺於是乎晏處安期於是乎暇逸月上壁而
旁飛雲緣梯而下出粲粲彩彩靈仙兮所在若瑤臺之雲
棲冠鰲山於溟海炳炳彪彪天子兮共游若瓊樓之霞蔚
照龍燭於崑邱光玉樹而葱翠影甘泉以沈浮於是孝武
皇帝紹祚卹允登眺遠騁高揖八極俯窺萬井拂軒楯之
宛虹步檐楹之倒影乃言曰可以臨萬國可以游九垓凡
厥層構莫先斯臺窺地底以豁險狴天門以崔巍謂四夷
不遐將拓跡以開統見百神咸在則祈禱而禳災旣玉女
之下視復金烏之上迴旣而裊雲獻賦文質彬郁且曰陛

下承天啟聖聿膺多福排玉戶於玉堂颺金鋪於金屋亦
可以上憂宗社下恤惇獨何峻極於臺榭恣歡娛於耳目
將乘奔而獨懼矧長途而中宿至矣哉斯言也我皇德循
楷式帝錫純嘏儻茅茨而是陋堯何事乎光宅天下

鄭叔齊

叔齊德宗時人

新開石巖記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云未
若獨秀者峨峨郭邑閒嘉名之得蓋肇於此不藉不倚不

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爲膏神鑿嵌竇呀而爲室豁滓可遠幽偏自新勝概岑寂人無知者大厯中御史中丞隴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乃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庠以居胄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峻止可尋而叢薄未翦公乃日常從以上每指荒榛而授事爲力無幾得茲穴焉闕而外廉隘以傍達立則良其背行則躡其腓於是申謀左右朋進畚鍤壤之可跳者布以增徑石之可轉者積而就階景未移表則致虛生白矣豈非天賦其質智詳其用乎何暑往寒襲前人之畧也

譬猶士君子韜迹獨居懿文游藝不遇知己發明則蓬蒿
向晦畢命淪恨鹽車無所伸其駿和氏不得成其寶矣篆
刻非寵庶貽後賢建中元年八月廿八日記

武元衡

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舉進士德宗朝遷御史中丞元
和二年由戶部侍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
校吏部尚書充劔南節度使封臨淮郡公八年復知政事
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元衡叱其悖慢
承宗怒使盜害之贈司徒謚忠愍

賀甘露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九日聖恩以元和殿前所降甘露宣示百寮者伏聞聖德至而和風應元氣滋而靈液降不有上瑞曷彰盛時况甘惟旨味露則仁澤豈無外野故呈祥於禁中不於別殿特表慶於元和光凝棲鳳之林氣浥傳香之樹將使五靈集祉奕葉流芳伏惟陛下先天奉時王道立極不言而風雨咸若無爲而正祥荐至故得蒸雲降液覩陽不晞如脂如飴珠連星綴可以彰聖感可以保豐年漢致金盤魏稱瓊爵方茲冥貺固有慙德臣遇斯鴻造幸

偶昌期希代稱符微生畢覩載欣載賀徒竭犬馬之誠舞
之詠之共樂華胥之俗無任

賀連理棠樹合歡瓜白兔表

臣某言臣聞至德有感嘉瑞必呈非汪洋霧霈不能動神
靈非葳蕤合運無以彰明盛伏惟陛下登建皇極二紀於
茲情無忘於一日德彌新於萬載懷徠反側優容直諫至
仁所漸潛銷於毒螫大賚所及無閒於忽荒故得正祥荐
臻策簡填委迨於今日不可勝書此實上天所以丁寧俟
登封告成也今又見許州長社縣劉斌地內連理棠樹圖

徐州彭城縣陽守志園中合歡瓜圖又進白兔并圖等伏以甘棠符於國號連理表於邑中瓜瓞頌於詩人合歡守於園內兔居卯位白順金色金者取象於武臣白者明資於義邑足表巍巍宗社長慶於大同赫赫天枝永崇於皇度俾秉旄節必効精誠縣象告人焯乎明著竊覽前志歷考休徵積彼千載之祥無茲一歲之盛臣忝私恩覩所未聞抃舞之誠倍百恒品無任

寒食謝賜新火及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進止賜臣新火及春衣等熒煌自天

織麗同降束帶斂衽盡飾之道已加捧炬迴光照臨之榮
荐及臣某中謝臣以薄才濫居臺憲曠官尸祿驟涉歲年
陛下未責前過尚容舊職忝陪班列兢惕每多載冒簪纓
慙惶益甚今時惟清明律中姑洗當改燧火旣荷惟新之
恩未去緼袍更沐衣輕之賜猥霑鄙陋曲被幽微臣雖至
愚豈不知愧伏以先皇之德未報陛下之澤又深揣分循
涯過叨獎遇將仰申裨補俯効涓埃惟當以火燭心焚灼
不忘於盡瘁以衣勵已曳婁常誓於糜軀嫉惡觸邪進賢
推善有死莫貳知無不爲伏冀聖慈鑒臣丹慊無任踴躍

屏營之至

謝賜新火及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二斤者慈澤曲臨恩
波下泱光燭閭里榮加賤微驚歡失圖荷戴無力臣某中
謝臣庸瑣無堪謬參風憲曠官尸祿已涉歲年竊位妨賢
心知不可陛下宏上天之私覆迴白日之餘光錫貢頒榮
布芳新於令節鑽燧改火燭幽昧於蓬門既荷惟新之恩
更沐時珍之賜將何以仰申裨補俯効涓埃惟當焚灼丹
誠激勵愚魯况先朝之恩未報陛下之澤又深省分循涯

伏增隕越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議朝參官班序奏

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所奏凡諸使兼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于頔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鄧泳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準簡省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下

請選舉限內仍朝參奏

前件等司近起十月至來年三月稱在選舉限內不奉朝
參令式無文禮敬斯闕一年之內半歲不朝準貞元十二
年中丞王顏奉勅釐革載在明文尋又因循輒自更改若
以兵部禮部選舉限內事繁卽中書門下御史臺度支京
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而况旬節已賜歸休常參又許
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日朝參其閒甚熱甚寒皆蒙頒放
臣以爲王顏舉奏甚詳當時勅文處分甚備請準貞元十
一年四月勅旨自今以後永爲常式他年妄改前條請委
臺司彈奏庶使班行式序典法無虧

請停忌日告陵并薦瓜果等使奏

伏以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聖沿情或徇一時之敬
過猶不及遂至於煩詢於有司兼酌禮意若無釐改有黷
舊章其太廟諸陵日遣使臣等商量每歲除太廟時饗及
太廟朔望上食諸陵朔望莫親陵朝晡奠外餘饗食及忌
日告陵等並請停其果實柑橘蒲萄菱梨等皆遠方進奉
陵邑所無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特異亦
謂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及四時雜物並望委陵令與奉陵
縣計會及時供薦其專遣使亦請停庶宏聖敬之心不虧

嚴潔之祀

請待制官於延英候對疏

本置前件官以備顧問比來多不奏事有問虛設又貞元七年更有次對官雖議兩置去歲已停今惟以六品已下清官前例恐非盡善伏請自今已後兼以中書門下省御史臺拾遺監察御史及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已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客詹事及王府諸傅等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令於延英候對以爲常式

劉商郎中集序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
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述作發乎
情性形於咏歌大則明天下政途彌綸王化小則舒一時
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
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神則正始之道存焉有唐文士
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眷子一先後之輩睦子兩中外之
親緣情所鍾愛亦加等顧惟遭幸秉國樞重燮贊台衡之
務統臨井絡之人其孤乃緘鐫遺文提捧萬里猥期序引
將佐詞林子感悼故知惻覽華藻珠玉綴錯清冷自飄皆

素所狎聞也。泣然涕下，不能自收。矧公遐情浩然，酷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冰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者寶之。雖楚璧南金，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割棄親愛，夢寐靈仙之境，逍遙元牝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蛻迹巖壑，超然懸解，與漫汗游乎無閒邪？著歌行等篇，皆思入窅冥，勢含飛動，滋液瓊瓌之朗潤，濬發綺繡之濃華。觸境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清濟於洪流者也。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詞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驚畏之患，亦云至。

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峯馮翊嚴
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洎於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冑羣族
雄詞麗句遍在人閒予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相與編葺
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於樂章且傳諸名士庶幾不朽忝
以宿姻舊好撫事追書故言之不讓也

祭李吉甫文

維元和九年月日某官謹遣某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司空趙國公李公之靈元
精之和變乎細縕升爲星辰播爲賢哲當四序迭運克成

歲功九德咸宜用彰聖道惟公鍾茂閒氣誕靈中和圭璧
鎮於巖廊宮商備於韶濩經文緯武覩奧知微究理亂之
源流極天人之涯際洎濯纓清漢鳴珮天墀出入三朝徘徊
二紀論思禁掖潤色王猷屬元聖御極之初昊天降休
之日公內參密命外正戎機竭心膂以振皇綱勵精誠以
輔元化故得三光離朗九有澄清南定句吳西殲邛僰默
運宏畧宏宣大猷及公亮采登庸子忝台階接武翊戴元
首踴諧神人論道罔違恩波共浹及公推轂淮海子亦仗
鉞坤維俱荷寵驚各從藩翰陰隲庶彙惠洽顓蒙化此竅

之人變澆漓之俗聲應義激契重情申信誓之言期於沒
齒隋宮井絡相去萬里山水澄鮮煙絲錯峙風傳麗句緘
開素鯉金石相投鏗然在耳再徵黃霸繼入丹墀啟沃同
心歲寒共期運屬休明道濟無爲星霜八變交態不移或
乘春賞花或對酒吟詩音容不閒讌語忘疲宜保太和克
享期頤報功於岱岳侍宴於瑤池庭菊有芳朝露尚滋交
臂遽失瞥如飈馳惜乎時方泰而壽不與噫道行而數奇
復淮夷之成算雖人亡而事遺軫悼皇情哀纏冊誅瞻彼
洛土青鳥爰止千里申奠九原同寄撫嵇紹而不孤銘太

邱而無愧嗚呼哀哉尚饗

韋貫之

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永貞時累遷尚書右丞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罷爲吏部侍郎穆宗朝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二贈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

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

唯聖奉天刑奮神武振起隆平之運者非得臣無以成其業唯賢抱英畧任艱難垂鴻不朽之績者非偶聖無以展

其材故欲理之主興則佐命之臣出天人之際厥有明祇
應期感發若合符契皇唐十一葉明天子受位將懲禍於
四方天錫以忠武之臣登翊鈞衡贊揚威烈此聖賢相遇
者以其天人合發之運歟侯誰膺之則南平王其人也公
諱崇文其先齊太公之胄自敬仲得姓而望於渤海及容
止奔燕或家於范陽今則爲幽潞人也奕世以禮義傳家
法至公七葉無分居異財化行於鄉黨開元降制使存慰
及旌表門閭者咸至於再曾祖藝朝散大夫試汴州長史
祖夔試梁州司馬贈梁州都督考行暉正議大夫試懷州

別駕贈戶部尚書咸晦名垂裕慶不在其身公鍾天之靈
發地之秀膺時之傑起聖之期幼觀儒書不屑章句雅尚
義節志存功名遂學兵鈴習騎射術窮祕要藝擅國能天
寶末胡夷之難因投筆硯事平盧軍偏裨隨鎮淮右寶應
中代宗避狄陝服公從戎師又赴難行營扈蹕還京策勲
居最其後智光之稱亂陰晉靈曜之倣擾大梁崇義之負
固襄漢常率別部爲前鋒功冠諸軍累官執金吾太常貞
元初始授陳許節度都候及領所部隨韓全義鎮長武城
神策淮南陳許浙右四軍同戍公總其侯奄之任臨下簡

肅士眾悅而歸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始受蒲璧啟封渤海五年敗犬戎於寧州軍師書勳授節制之號公亦遷職而進封爲王及全義還朝委以留務四遷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遂爲長武城大使卒伍貫於素隸紀律明於先令劃壤爲寨風塵不驚徹田爲糧榛荒盡闢訖五六載昆夷不敢東顧邊城晏閉二十一年就遷御史大夫自至德已還天下多壘擁旄守土者至五十餘鎮每主帥就世將吏有得其柄者多假眾怙力以求代襲朝廷每不得已因而命之是歲也西蜀戎帥相國韋公其佐劉闢將踵武前事乃

拒詔命逼脅使臣圍逼梓潼爭據劔門之險今上深惟宿
弊將一戎衣以正四方謀於廟堂宰臣杜公黃裳贊定其
策因薦公可任大事元年正月拜工部尚書右神策行營
節度總護諸將便道南征公之在鎮繕甲兵勵士卒常如
待敵及奉詔而至即日進路三革五刃無不完具前軍剋
劔閣遂解重圍危城載邑失地全復卽授東川節制轉兵
部尚書左丞奮師敗劔之餘當芟夷焚蕪之後拊巡創痍
懷輯逋離敷愷悌之仁起常傷之氣義勇爭奮羸餓者來
蘇賊眾退保鹿頭我師進至羅江縣相距半舍自五月至

於仲秋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奪其險要挫其銳氣賊
乃堅壁不敢爭鋒然而憑高阻深縣亘十里我攻彼守眾
寡相懸候便宜曠歲月則傷財留費稽我靈誅乃表請濟
師以圖大舉及軍繼至則分命勇銳入其心腹絕其餼糧
介於連壘之中而軍焉且俾申輸前詔開約降之路其大
將仇良輔等執送關子方叔及壻蘇强眾四萬餘人束手
候命公乃俘二孽以獻釋將卒之縛復授以兵俾還龍壘
無彼我之虞軍吏咸有獻疑謂非受降之道公曰彼逆以
迫兇威父母妻子爲其劫質今旣窮歸賞死夫何懼哉遂

使降眾先驅連營旅進闢率餘黨奔於西山公遣大將高

霞寓酈定進以輕騎追捕及位

疑

於陽灌田闢棄馬投江

二將倒戟而出之遂擒以至械送闕下行獻告之禮而戮

焉公入成都申嚴禁令無敢侵掠市不改肆農不易畝百

姓感悅如霽重陰而熙愛日也又以天子恩澤布於一方

脅從誑誤者咸宥其罪斬賊將邢泚以徇曰莫如此偽効

誠款陰持兩端三軍接餼如振塵埃而濯江漢也粵以十

月遷檢校司空領全蜀十有三州外達諸蠻成泉安武賜

實封三百戶封南平王侍從之臣紀功篆石建碑於鹿頭

之下蓋今相國裴公之詞斯爲不朽矣是役也師人貲費皆仰給有司量估僦直歸於幕府凡計緡百四十餘萬其用未半而寇難平主者請私贏公曰有土實可以奉軍國財非所宜隱盡命列上歸之縣官時蜀之府藏竭無以賞功佐吏請重稅編戶公曰恩未及而遽徵斂人將不堪但命閱簿書籍逋責得以備用毗不益賦吏無敢欺公常欲斥西戎復涼隴自居益部亟以急病爲請願守邊陲天子壯其忠且將付以一面之寄乃授相印仗鉞於邠京西諸軍都受統制邊城動洽威惠故以不約而信不令而嚴居

三歲戎政允理將朝於京既而有疾猶扶強首路則以展
軫効駕而大病至焉以元和四年九月二十有五薨於
官享齡六十有四軍府哀慟如喪親戚皇情震悼不聽朝
者三冊贈司徒贈以米粟布帛有加常等禮官考行諡曰
威武明年正月二十日葬我司徒南平王於萬年縣設奠
於國門之外百官成位弔哭以送君臣之義厚矣哀榮之
禮備矣夫人董姓汝州長史同珍之女正位中闈佐佑仁
賢翟第未榮鵲巢空在春秋三十有一以大厯十有四年
五月一日終元和三年追封郇國洎茲啟殯淮右從公於

居嗣子金紫光祿大夫行思王傅上柱國上谷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士政次子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士榮季
子左衛率府胄曹參軍士明漸漬義方事由忠孝保持門
戶克纘家聲君子知南平之業爲不忘矣惟公氣勇烈行
易直內器劔距外不矯飾其治戎也持重有節制信賞以
勸之明罰以齊之嚴不近苛竒必合正每臨敵制變勵如
猛鷲迅如風雨啟行助雷霆之威斷後保河山之阻故攻
無不剋守無不固其牧人也使之蠶而衣稼而食不奪其
時不竭其力載其清淨一與休息故不能親譽而潛飲其

德蜀川隆富首冠藩服我以功而居有之是宜保尊榮安
暇豫矣然而不屑寵利徇國捐躬振高風激時弊子文逃
祿去病辭第訂之於我彼何瑣細四紀事軍旅百戰成勳
庸遭逢盛明升受鼎鉞有賢人可大之業張盛后神武之
威獨立一時我無慙德自迴旆南藩作扞西鄙朝廷以之
倚仗四國以之瞻仰貪亂稔禍者竊視惕息徹其邪謀嗚
呼天不憖遺奪我何速公之冢嫡以貫之常學斯文謬掌
書命授以不刊俾傳信詞採遺烈於世家無慙實錄奉孝
思之誠託有愧當仁式表新阡永昭神道銘曰

幽朔之都浸遼鎮碣氣象盤鬱英靈峻發克生南平挺爲
人傑幼秉忠壯蹈茲武節韜畧懸解藝能冠絕天寶季歲
胡夷猖獗爰執干櫓遂從征伐屢憤豺牙頻探虎穴勲名
克樹爵祿有列惟天因人惟人奉天惟賢俟聖惟聖資賢
靈命陰騭有開必先自昔多難方隅擅權操兵襲位四紀
之年光燦我后雄斷精堅將致武訓俾夫頑遷蠢爾庸蜀
負險專地帝謂南平總戎爲帥式遏亂畧輔成吾志南平
秉鉞如火烈烈取彼凶孽獻於天闕式其怙亂必寘夷滅
萬邦震驚九截荒札樂土全蜀任雄一方南平蒞止匪居

匪康我懷急病整守西疆帝庸嘉信於邠斯鎮受委戎統
登榮相印鼎鍊方飪干戈未衅任重道遠時行運窮舟移
巨壑日下高春摧藏壯氣惻愴遺忠緝禮歸厚明思有融
哀哀令嗣克孝惟終篆記樂石昭明世功奮乎千載式是
英風

趙需

需德宗朝爲兵部郎中

諫復用盧杞爲饒州刺史疏

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

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
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
聞百寮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
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爲之側目由是
忠良激勸內外歡忻今復用爲饒州刺史眾情失望皆謂
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
心也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

重論復用盧杞疏

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

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漑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睠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眾望永棄奸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今陳狂瞽

常仲儒

仲儒代德閒人與韋執誼相善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元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

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邇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宏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旣溺復醇源於已醜追諡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於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

中咸寧王渾公有獻於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塵右署
前軍後府晨暮之閒誼闢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畧
址於城得南端安焉出退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
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衅落之禮行饗獻之
儀具是則賈之囂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於茲矣噫
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
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
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公有全社稷之勲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

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異
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
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元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
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元醇朴不曜降及堯舜
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
開闢瀕洞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
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
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繼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

寶寧備下陳之儀縑帛至微庶同長命之縷前件銀器花
紗等謹遣某官隨狀奉進

第三狀

右臣伏以千年昌運屬在聖朝五日佳辰方臨仲月臣謬
司垣翰不獲稱慶闕庭對東海竊慕於朝宗望南山輒思
於上壽前件銀器花紗等謹遣某官隨狀奉進

第四狀

右伏以聖壽千年不假封人之祝嘉辰五日用申臣子之
誠前件器物紗絹等不敢法外徵科皆積軍中餘羨遠塵

旒扈伏用兢惶謹差某官隨狀奉進

降誕日進器物狀

右伏以淑氣牧人運歸聖德天臨日照慶集嘉辰瞻太極之肇分仰濛汜之初浴歡忻感戴踴躍屏營臣限守方隅不獲稱賀上件銀器等隨狀奉進

第二狀

右伏以紫氣充庭黃河變色用符昌運式表誕彌雖聖壽齊天不假封人之祝而獻芹爲禮空馳野老之誠上件銀器繇錦綾綺等謹遣某官隨狀奉進

第三狀

右伏以厥日誕祥惟天降聖歡連率土慶集茲辰前件器物雖竭愚誠欲申上獻顧惟簡薄難備下陳伏以陛下勤恤為心慈儉成德是用恭行聖旨為禮不寶遠物為珍臣限以跼守遐藩不獲申慶天闕竊同織草長傾向日之誠願比封人遠獻如山之壽無任戀慕歡躍之至

第四狀

右伏以四月孟夏千年聖期社鳴表祥河清叶慶臣於是日限守列藩不獲望南山以獻觴聞擊石以率舞屏營戀

慕不知所裁上件器物等謹遣某官隨狀奉獻

奏度女道士無名尼等狀

右伏以代理宏道三教同歸聖誕佳辰萬靈叶慶上件女道士無名尼或早授畢法已聞具戒願編僧道之錄永遂修持之心今因降誕日伏乞賜其正度

奏姚季立妻克女道士狀

右件驍將自貞元年身亡其妻行服三年情禮畢備去歲秋首已及祥除素習真經志願入道伏以草野之人能修柏舟之誓義足以勸志不可移今因聖誕之辰願崇景福

請度充女道士法名真元仍請就潤州道林觀

張賈

賈蒲州人憲宗朝官兵部尚書

衡誠懸賦

以無敢欺以
輕重爲韻

衡稱物以致用誠至精以作孚惟衡也表正直之有則惟
誠也俾輕重之不踰是將默運乎規矩顯微乎錙銖齊日
月於七政協天地於三無且衡之德也權以相扶正之道
也禮以爲樞權得其誠而物無不應禮歸於正而奸不可
誣是知大德所感小人是慘舉輕爲重彼於信而自虧犯

正以邪將畏禮而罔敢衡之用也可大衡之設也無欺既
有別於高下固非差於毫釐懿夫設爾而倚坦然而夷其
大不讓其細不遺始執謙而益矣終忌滿而損之必盈縮
而得度乃中正而自持宏於道深可均於五則遵乎信宜
作配於四時原夫衡爲器之軌禮爲邦之紀宰物者必察
其所持爲政者必視其所以均則無怨是將施德於人審
乃不欺故曰爲仁由己彼天下之至精實至人之用情衡
持平而固本權應變而定傾俾廉者之中節抑貪夫而不
爭虛而受鈞石不能以爲重進而就圭撮不足以爲輕惟

合德之爲美故進退而有程我有司以守職操持羣才所
奉秉正直之權衡察善敗之輕重此所以振千古之貞範
副大君之垂拱者也

天道運行成歲賦

以題
爲韻

稽元氣之成歲察時運於上元其始也黃鍾之律中其終
也招搖之星旋不見而彰斯強名以稱道無爲而化故易
知以成乾陰陽推以在位日月貞其所躔運之而五行不
息成之而四序罔愆萬物被仁咸遂性以生植聖人取則
將設教以昭宣於以體和而配德於以奉時而後天厥惟

至化實資元造天以默運其時后以財成其道形於變化
知否極而受通著以始終見物壯而終老故天道之不素
必惟命之有分俾陰陽以周環同聖神而廣運原夫爲功
不宰爲道永貞成之以肅殺煦之以發生節乃歲經在一
寒而一暑氣爲物母自無名而有名且居高而濟下諒無
跡而能行天地以和於焉運泰德刑旣備然後功成豈止
配五緯而定數叶三辰而爲正是知天有常規道有彝制
諧一德以佐主通四時而輔歲至仁所感思歌造化之功
測管以窺寧究天人之際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二目錄

李觀一

高宗夢得說賦

鈞天樂賦

東還賦

授衣賦

苦雨賦

郊天頌

請修太學書

全
上宰相安邊書

與處州李使君書

貽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與吏部奚員外書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二

李觀一

觀字元賓檢校吏部員外郎華從子貞元中舉博學宏詞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

高宗夢得說賦

以恭默思道帝
賚良弼爲韻

殷之哲王唯政是恤夜分而寢夢獲良弼雖神悸而若驚
冀形求而勿失爰徵管匠刻乎獨見之真乃俾庶僚訪其
唯似之質當厥夢也神馳無方未訖永夕如躋彼蒼况其
神兮以浮偃其體兮若亡形接乃夢斯人甚良側身徘徊

於已之傍將舉趾以趨附又伸眉而抑揚言霏霏而無瑕
目矍矍而有光觀其儀可用爲列辟之式察其志不獨稱
百夫之防升降咸若周旋允臧寂乎昭昭旣寢不忘斯后
克明承天之賚謂濟川之器而投足不濡履大覺之端而
遊夢無闕其中蕩蕩其表矍矍雖助用理於一人實候清
平於千載於是武丁夢於宮而上與天通傳說築於外而
中合神契持緡向老諒殊渭水之涯負畚將疲久困傅巖
之際說匪丁而空山長往丁匪說而大位斯替如魚水之
相因保君臣之雙麗惟說也策名歸主惟丁也受命於帝

帝何言哉邈以元造陰推吉士以佐有道說之居兮山之
幽雲峩峩兮水浩浩彼人兮何斯歛中心兮夢之如渴兮
在茲如饑兮在茲想遺眷兮索隱撫空懷而歎思思之未
得端宸沈默其夢也則誠其寤也則惑其收之於野而寄
之以國有唐時雍上明下恭君與之同日臣與之比蹤事
不惟舊今之斯從斐而成章有愧雕龍

鈞天樂賦

以上天無聲照
錫有道爲韻

異哉天地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夫至夫謂其有不
見其有謂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匪詞工者足

愉故昔秦穆之寐也去乎人間卽乎天上豁如有遇杳若無妄大音嘈兮交作上帝儼以延望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翩翩霓裳羽蓋之游集砰砰磕磕撞鐘擊鼓之相囂舞之者傴僂而中節歌之者洩洩而匪驕其疾武足畏其徐文足昭遇之以神殊季札之觀魯樂而忘味類宣尼之聽韶是知窮深極厚於何不有罕究其真莫尋其首德聲及於無外協氣積於虛受駭矣乎樂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宣其動也與元氣迭運

其靜也與太虛相全噫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
虛躡浩乍如周文之夢實異季路之禱獲觀天樂之和羅
神工之擊考是天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
三歎既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鏗鎔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
幽爲之震魄七曜爲之垂精而莫識其曲達其情既覺既
悟如喜如戚天樂之遺音在耳天神之仿像猶覲顧何德
而承之受祉於天錫者也

東還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賒歲迴復兮倏歷五稔如一息

歟咄嗟我道甚直兮志甚迂若陟景之無所涉川之無涯
今雖非乎乘車而輓除道亦庶乎執笏而還家我之家兮
逼江湄而臨海澨其地則古有吳王之夫差十代之風兮
但傳乎稽古數畝之宅兮不樹乎桑麻親之慈兮兄之友
與予之弟悌常澣衣而非食吾安得以夫役役此還之爲
華乃命僕以詰朝而必上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寶刀經
筭其外則毫末而無加於是乃出國門而東驚乃賦其言
曰東還兮直書吾意而罔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灞上之
日西南斜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覩夫車馳馬顛兮

無非別者之爲邪繇是酒不飲兮肉不御咸回回兮一泣
而歌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爲念之謂何
乃三肅而行順彼長道忘自東西之相遐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露旣降陽精旣衰陰氣初壯川流清迴天宇
寥曠觸物易悲幽懷難狀於時元鳥已逝白駒迅奔枯木
盡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隕如雨之涕驚
離憂之魂絕朱炎之盛夏想冰紈之微温匪一腋之克成
償千金而靡論則有征人之戍遊客遠道蕭條萬里葉下

如埽展轉百年志何能保纖絺未撓華髮先老責頽光之
不駐歎涼吹之云早繫帛書於勁翮秣戰馬於征草蘭閨
少婦瑤琴徐擊散涼風於幽幔流皓月於遙夕生不工於
機杼意頗妙於刀尺忘其圍帶忖以疇昔青泥密封紅箋
淚滴庶因夢寐遂達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恨然茹菜
郊墟被褐不全方覩飛礫振野遊氛翳天海上斷鴈林閒
獨蟬使我躑躅不進捫心自憐忽遇翰林大夫揚眉奮鬚
叱僕問曰幾年業儒衣不完縷體無肌膚豈不爲連蹇雌
伏遭迴守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並驅審將焉如僕

謂曰道之未行節曷可渝請俟天命汝無我虞

苦雨賦

帝何爲乎何謫歲何爲乎何祥水何爲乎競火陰何爲乎
乘陽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則反矣
所謂合德者變化合其序所謂合明者進退合其常今則
反矣夫君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上者下合行乎下
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非應謂之合明則迷嚮
豈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地之德有時而用罔堯之代
九州淪胥湯之代天下焚如彼二后者帝矣王矣其有所

不合者乎蓋所以天道遠人道邇不可以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堯所以爲帝湯所以爲王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誣聖人吾不取矣由是堯之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饑故誌曰聖人在上電不爲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霖雨彌月莫覩天符雨陰氣也陰疑

於陽必戰其水乎其兵乎下民有不獲者乎子豈若商之
患利農之憂苗而已乎誠有已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
者舜禹稷契之在朝也夫湯之旱而民不饑者伊尹仲虺
之爲臣也是雖八年之水賢乎三季七年之旱賢乎二世
所謂有德者災非其眚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爲害也故
神降於莘號之災也熒惑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厥猶然
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郊天頌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祀惟

我非郊無以踵三五於是睿言下詎曰爾庸我謀謀協不
違官乃交修居天之陽掘起虛丘於斯時也歲在子月在
子日短之宵漏未盡而皇帝翼翼告祀於丘之上先一日
法駕致齋於丘之下天地之神會於無閒陰陽之祇立於
寂寞以觀我之儀以歆我之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焉祥光
促明和氣解嚴石無觸雲木無緒風獻羞飫神烘燎歷天
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昂昂巍巍大繇之英洋溢乎帝
心盼嚮乎萬靈是用報盛德於上申洪緒乎後爲茂世之
績紹允之程也羣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

以象爲子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爲父父不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仁莫富於生物之遂元哉二者之爲德與變化而終始溥湛恩於崇朝焯懿式於永年茂堯於華封小舜於泰山遠斯懷邇斯安兆人從龍一人下觀其文昭昭其武桓桓實歌者可歌實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見聖理願書之不刊

請修太學書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

尊誠宜歲勅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乎榱桷崩朝命
官取稱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
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廉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仁
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涌植
物利不涸哉今覩斯壞甚不然乎嗚呼在昔學有六館居
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年禍難寢用耗息洎陛下
君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爲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
積微成慝超歲厯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
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

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輿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
至有博士助教鋤犂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
堂宇頽廢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渟旣夕之天列宿
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賀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
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
堪猶火之炎上猷猷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
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
臯衡宣皇猷實四三六五之君子閒無足以閒之然事不
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勤無

以悟元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聖德透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

於易俗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
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有
庇民之德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
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遵之無以增
淳興於先皇而延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懋醇醑亂崩故用
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宏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
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
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
之民古猶或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

壤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爲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服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夫爲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而愈今不嗇神於心體

而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爲不起之人矣伏
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
源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經邦於悠久熙載
於登閣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
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上宰相安邊書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中華之人得之離
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
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元黃冥成

之心者乎故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繇鴻龐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閒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警警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元蝸蝻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郢窮荒而寓不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溢歷載五六而功患相儔誓詘慮殫兵老釁仍於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

磬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推酤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
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討虜
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操璇璣馭民而
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
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陲儒之策曰和
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
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俘
太宗元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
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

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法官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遑復思崇九廟之

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寇窺民未居而囚拘彎弓者卻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

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
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
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
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
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
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
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下民
胡不得用周漢之策範孫子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
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年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烝報且

數貪恡無厭而主上年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誼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爲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卽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於茲汙命於茲斯者皆巖廊之亟宸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儔俾委輅輸貲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與處州李使君書

觀在朝無近屬當路無至親藉父兄之餘慶爲篤信義以
立志雲雨未泰其節彌固才命非厚欲彊不能哀鳴吳坂
之側翹思魏闕之下自絕絃知音遂稀今之王公大人朱
其門肅其衛見貴要子弟則前席見貧約等輩則不容曳
裾何嘗覺非相效爲善且士有才與藝而不北入洛西入
秦終棄之矣觀嘗言向同道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
年掉臂而往連牆數子祖離於吳閭門外忽見巨舫齊軸
危旌卷旒橫於古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處州使君移

病屆此曾歷京尹瑯琊大夫觀曩固聞矣乃屏息而走退
還陋居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
縉雲之日美聲溢海內嘉話滿人口開閣延士如水赴壑
財無積實賓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卽欲馳造反覆而念
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臭味恐不蒙植是
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爲性愚許慮有詭勝之
禍是二也又慮十叔所重以權勢所受以論囑脫若軾軻
祈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叔重扉羅戟而不獲俯仰取人
以貌而不遭遘遇是四也故躊躇而止却入圭竇尋聞表

以辭疾詔以養閑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駕足既劣
龍步難追若何歧路之隅霄漢觸目深冀榮及於弱植渥
流於本根則照乘之未輝九重之浸潤十叔巖廊英幹府
藏珍器孤秀不雜增瀾無涯常披腹心不隱曾臆道之偶
矣人咸附之觀名雖未彰日用捧慰願備灑掃不知曷如
闕見天下弊事尤要刪革以十叔令望方宜擅之豈可遠
巡也世閒嗤彼曠職不知是行也將何所之詣朝廷乎游
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樂十叔早覲皇上無滋淹
滯執政渴賢不亦勤久觀久負百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

於艱窶不克奮發坐被愁役動爲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
幾每藿食不飽窮居若醒不知蒼蒼天可階而問十叔異
日得用鴻恩庇之斐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無戰
惶觀再拜

貽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觀羈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汲不暇無由謁王公令望瞻
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何如在直之閒孰可苟且觀非在
位敢有所論議至是非仰由執事願傾耳目少尋鄙談夫
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綱目非君而誰錄事參軍者所

以兼弱攻昧奉上肅下眾司之重器外刺之利權揣量得失操舉凝滯使閭閻息其訟封畧播其美一曹一局淒然涼風無小無大煦若春景事均勞逸人緘怨譴則鬻肥乘駿不有醜揣作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吏屈比庸材上官之政不能佐下僚之事不能達令願言者吞舌欲視者俛眉立貽伊戚坐受流議竊所惡之且公之明幹少與為侔威亦震矣要且竒迹尚隱芳聲未聞不度疎頑遙託機牘萬一相統終無恨焉前此邑貳朱利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官公豈不悉微祿未畢沈疴殆絕公豈不知此

生真木人石心得及今日側聞州將撫之甚厚言與津致
事猶陵阻觀與朱生胡越之間耳但念同類非私用字猶
祁奚爲言朱博代訟以彼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
之喙近百中之手交必盡節義能捐軀才名之人多與爲
友嘗見此生見說區區慕公之尺書編次盈握動息寤寐
著之襟懷仍謂觀曰王公奇士豈不憐我因覽公翰墨測
公淺深公眷朱生豈不親密未審執事竟將如何嗚呼噓
嘻此生抱屈心破積憂頭白泣盡垂血慟餘失聲意不可
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具陳且公任

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寃塞周贍困窮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已此亦公之所職誰曰不然嗟乎忍遣一人龍鍾無托濩落至死而素餐之輩怡怡自安觀輒爲拊髀長歎且於執事其能快乎嘗聞刺史委公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拙書致於專城論朱生之事便投公狂簡驚遽啟言不畢志志亦可見何能盡言言雖不嘉慎勿貽辱觀再拜

與吏部奚員外書

觀天授之器而不受之辨是以每拜於前若不能言及還

旅居嘗懷所恨亦欲默已懼未之知故申其愚淺望加省覽觀之心與天下之人心異其所務亦異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厲志立可久之譽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閒求隨武子郭林宗之儔以爲行媒豈畏鳴不驚人舉不戾天者乎今天下之人則不然哉學止膚受或文得泛濫有崔盧之親戚有酒肉之費給往還依倚而得之罷便已是與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爲已也有親而貧旨養不充僑處江介無素基業所以冀願速遂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慕未

必爲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耳是所務亦異也十文
試凝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舅與十文日與相善古
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有故人某光大威重人之傑者必
能倜儻成爾况爾我之甥觀虔拜舅之言比伏下風知非
不深也禮非不厚也倜儻之分未之有得不以觀形甚么
麼文不穎脫恐言之爲有累耶近者竊審高意愈見其志
也何者十文賞常人文與觀之文同所賞常人之情與觀
之情同而觀獨務刻鵠之末希有因驥之力亦何異弋者
守空置行路喜遺契哉噫吁哉是命屯歟時屯歟文屯歟

如三者必有一未泰不爾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乎今甚
痛者莫若羈旅曷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瓊僕人不長
三四尺而儻瘦驢以求食有時不食人畜問日曠黑未還
則令憂駭一日不爲則便失食第五倫靈臺中靈輒翳桑
下不甚於此觀寄國子監時又聞舉子其艱苦憔悴者雖
有鏗錡其才不如齧肥躍駿足黨與者雖無所長得之必
駭觀是以益憂之加復如此月夏草盡綠朔風之情起白
華之戀切無衣之累歎偏在遙夕倚廬之永念頻入愁夢
乃旣明發氣淚嗚咽十丈得不惕然視之而忍高觀於營

營之子夫營營之子者觸目千萬待觀其閒將何望焉昨
者有放歌行一篇擬動李令公徵數金之恩不知宰相貴
盛出處有節埽門之事不可復跡俯仰吟惋未知見由避
近不動亦虛棄也今去舉已促甚自激發其有未知已者
大可畏也俾未知之有聞非十丈誰哉鵬飛九萬一日未
易料耳觀長跪聽命